

紅石村

蘇聯史塔里柯夫作



膠東新華書店出版

C. 72. 12

15

38

600

8

120

50

紅石村

出版 膠東新華書店
發行 膠東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冊 30

1946. 3. 初版 1—5000册

XXXXXXXXXXXXXXXXXXXX

紅 石 村

史塔里柯夫作

XXXXXXXXXXXXXXXXXXXX

蘇聯文藝叢刊之六

膠東新華書店編印

紅 石 村

和自己的隊伍脫離開了，一個人在普斯科夫森林深處流浪很久的步兵伊凡·莫賀納欣，在寂靜的夜間進了村莊。他小心地向儘邊上的房子的窗子敲了敲，請求過一夜。老頭子問明了他是甚麼人，從那兒來的，開開門。

莫賀納欣停在屋門坎處，問道：

「村中沒有德國人嗎？」

「不用駭怕，老宗，」老太婆生氣地說。「德國人走出很遠啦。」侮辱的言詞使他很難過，但是他沒有作聲。

「你現在上那兒去，老宗？」老太婆問。

「追上自己人。」伊凡用啞啞的傷風的腔調回答。

「你走的真快，」她惡毒的說。「你們的人不知道已經從村中過去多少了……我們想已經全過去了，可是現在又來了一個。」

「老媽媽，請給我一點甚麼墊腳的東西。我的脚布破了，一個月沒脫靴子啦。」

在黑暗中看不清楚的老太婆把箱子蓋弄得轟轟響，也不知把甚麼東西

扔到他的腳下。伊凡俯下身去，用手摸到了一隻毛襪子，一聲不響地換起來。他又餓又恨，覺得自己好像由於長久的流浪而野性化了，不想對老太婆再讓步了。他沒有希望人們像對親人和願意見到的人那樣歡迎他。不是爲了這個！不過也不願意聽老太婆的責罵。德國人把他們的隊伍打散了，使戰士們分散在樹林子裡，是他的過錯嗎？他並沒有準備戰爭的完結，也沒有想到甚麼被俘虜，也沒有想到家鄉。甚至連來復槍都帶在身畔，兩排子彈還藏在彈盒裡。

看來，遇到了一位心腸不好的女主人。

「餓嗎？」她這樣問，好像頂好不承認。

「是的，已經不飽了。」

「到地窖裡去，給老宗弄點牛奶來，」她對老頭子說。

在那個人到地窖內去時，她把麵包，刀子都放在桌子上，又拿來一隻杯子。

「噢，到桌子邊去，」老太婆說。「只是不要點火。我們現在在挨黑過日子，而且這兒還有一件，不知甚麼時候他們一看見有人在我們家，我們的腦袋就保不住了。」

當莫賀納欣吃完以後，靠在牆上打起飽嗝來時，她說：

「葉菲木，領他到洗澡間去。要遠遠躲開陌生人的眼瞞。」

老頭子和莫賀納欣在院子裡抱了兩捆草，向夜間的黑暗中走去，穿過小路，菜園，直往下走，穿過灌木叢，到洗澡間。附近有一條看不見的河發出了動盪的水聲。小小的洗澡間內很溫暖，蒸發出了浸過的樺樹葉子的薄荷般的，鹹進木頭去的氣味。

「老伯伯，您上下怎樣稱呼？」莫賀納欣向安靜的和沉默的老頭子問。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那人回答。「那末你呢？伊凡，你可不要生老太婆的氣。她的舌頭太長啦，但是對事情却很熱心。你不要怪她，因爲女人是不懂打仗的事的。」

「女主人……」伊凡向地上鋪着乾草，不確定地回答。

「大概沒有烟草吧，」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很信任的說，看來，在屋子內他沒有敢向他敬烟。「哪，吸吧，我還有紙呢。」

他們捲成了烟捲，老頭子用石頭打出火來，他們吸起來。吸煙時燃燒起的火光，把伊凡的顴骨高聳的黑臉和老頭子的黑鬍子照亮了一霎。

老頭子想把這不愉快的招待緩和一下，和紅軍談論戰爭，利用談話驅除心靈上的憂傷。他沒有像娜塔麗亞那樣責難他；他從上次大戰的經驗中明白，有戰敗和撤退。老太婆是女人，有時不通人情，而且也不明白，一個和隊伍，和同伴，和中隊的廚房，和隊長失散了的兵士心靈上是如何苦痛。

「你不要難過，」他說。「你能追上自己人的。俄羅斯母親是很偉大的，德國人不能征服它。他們到了這兒，就要停在這兒。」

「我不難過，」伊凡渴睡地回答。「我還要打德國人呢。」

「對啦，對啦……呔，睡吧，」老頭子說着，很遺憾，沒能談談心上的話，用脚踏着煙捲。「明天我領你從小樹林子裡繞過德國人去，那兒——有一條通路，不過要步行……」

「您貴村叫甚麼名字？」

「紅石村。」

「紅石村？」伊凡驚異了。「我們庄子也叫紅石村。」

「你老遠來的嗎？」

「很遠。從烏拉爾。」

老頭子走了，莫賀納欣把一根木棒插進門門洞去，當作門門，又把來復槍的子彈登了膛，躺在乾草上，用外套蓋住，閉上眼睛，但是睡不着。

你現在來到的這兒也是紅石村啊！這事使伊凡突然不安了。回憶不使他睡去。它們向後拉回去。從奧皮赤茨的森林中的秘密小屋，從蒸發着大覆盆子的，令人頭暈的氣息的池塘，從隱秘在蘆葦中的湖泊，到野鴨子群——一串一串的回憶，引到最後一次在河邊上的激烈戰鬥。就在這次戰鬥

中，他們失去了快活的青年隊長馬爾德諾夫上尉，被地雷片炸死的。自己的朋友華霞·孔士契克，肚皮被一排自動步槍打穿，也安穩地死去了。在這些沉悶的回憶後面，昇起了愉快的七月中午，那時全村的人們都歡送他們到戰場去，手風琴拉得很流暢，鞋後跟在地上敲打，女孩子們唱着歌跟在他們後面，老太太們莫名其妙地流着淚水。

渴睡忽然很沉重地壓到他頭上來了。

也不知甚麼人從伊凡面前過去，他聽見了床板的吱咯聲，跳起來，抓起來復槍。老太婆立在他面前。「這個魔鬼，她怎麼進來的？」——他想，他記得曾經門上門，而且還試過門門得緊不緊。

「你睡得真香，老宗，」她說。

陰沉的白晝的微光有狹狹的一條流進了漆黑的，烟薰火燎的洗澡間的小窗子。老太婆大約有六十歲，她的臉上全部都是皺紋。她手中擎着一個小包。

伊凡一聲不響地看着她。「哎呀，可恨的女人……」——他想，看着她的很黑的，不懷好意的眼睛。

「你瘦啦，」她說。「頭髮硬得像刺蝟。」莫賀納欣不由自主地用手掌摸摸乾癟的，生滿長毛的腮頰。

她打開小包，把一塊手帕攤在長凳上，放下麵包，肉，雞蛋，和一罐牛奶。

「你在這兒吃，不要從洗澡間到甚麼地方去。天一黑，老頭子會來送你的。」

她又在洗澡間忙了一陣，把一隻木桶換了換地方，整理了一下地爐上的磚，走出去了。莫賀納欣走到門口。「她怎麼進來的？」秘密很簡單。小窗子開着，如果把釘子向一旁彎彎，手便很容易够到門門洞。看來，洗澡間一向就是這樣門着的。

由小窗子裡可以看到一條不很寬的河，兩邊的岸很陡，在對岸的山上，有沉鬱的，被秋雨淋過的小樺樹林子聳立着。暗淡的，枯萎的草因為發

光；顯然，不久以前落過雨。寂寞的，感傷的秋日。

伊凡坐在木凳上，雖然由一隻不愉快的手拿來的面包是焦苦的，但是仍舊吃下去了，又倒在地，並且等候黃昏。

這一天很難熬過去。落雨。伊凡坐在窗邊，水流沿小窗子奔跑，擦擦臉，聽聽有人來沒有。

當他聽見門洞中的腳步聲時，天色已經黃昏了。

「我們走吧，」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哪，帶着吧，」他把一個小口袋塞到莫真納欣的手內。「老太婆給你預備的路糧。」

伊凡把皮帶結住外套，左手拿起來糧，把小口袋擱到背上，跟着老頭子走到街上。他們經過沿河岸一條滑膩的小路，經過一頂搖幌的小橋走到對岸去，很快轉入樹林子，那兒的雨聲響得更厲害。黑暗得使伊凡的肩膀常撞在樹上，亂在水窪內踏，他很奇怪，他這位領路人怎樣在這種夜間會找到道路。

他們就這樣沿樹林子走了有三個鐘頭。

「現在不遠了，」老頭子說。「這兒的樹林子外面有一道堤岸，堤岸外面就是你走的路了。我把你領到一個砍木工人家去，他會指引你繼續走的路的。再過五天你就可以到自己人的地方。」

「謝謝你，老伯伯，」伊凡很溫和地說。「這樣感謝你……我能到這樹林內來，覺得很難為情。我只要能到軍隊處去。現在我只有一個念頭：打德國人，決不寬恕他們，流出他們的褐色的血。」

「帶點煙草路上吃，」老頭子把裝着煙葉的荷包遞給他。「打他，快點回到我們這兒來。在德國人的××××××××××。德國人在我們的村內設了個村長。從前我們這兒還沒立集體農場以前，有一個磨坊主人伊瓦肯××××××××××××××××，德國人也不知從那兒把他的兒子翻了出來。他現在就在村中活動，××××，用新秩序×××。在那村德國人開了××××。伊瓦肯登記女孩子，他說，××××××××××××××，」他揩了一下鼻涕，不響了。

「老伯伯，我們回來的時候，那就對於伊瓦肯不利了，」莫賀納欣像應允般的說。

樹林走完了，他們走到路上。呼吸到河水的潮溼。泥濘在腳底下咕唧咕唧響，雨水順臉流。

老頭子忽然拉住伊凡的手臂，強他伏在地上。

「有人在堤岸上站着，」他小聲說。「難道是德國人嗎？」

他躺伏了好久，張望着和傾聽着。

「一個戴鋼盔的德國人在走着。不成功了，小夥子，應當退回去。」

「一個嗎？」伊凡小聲問。

「大概是一個人，你捉不住的。」

「拿着，」莫賀納欣決心想來一下子，一面說，一面把來復槍塞到老頭子的手內。「在這兒等我，」他沿着路爬過去。

他的手掌沾滿了泥塊，拖着腫脹的外套的沉重邊緣，褲子浸溼了，但是還是爬啊爬啊，有時停下來向黑暗中凝視一下。如果說離這樣遠便可以看見德國人的哨兵，那末老頭子的眼睛可太尖利了。

堤岸附近的右面，黑漆漆地顯出一個小棚子，可是德國人不知為什麼沒有坐在裡面，他在路上來回來去地走，唱着歌。莫賀納欣伏在滿是水的溝內，等候着。他把芬蘭刀放在外套袋內，竭力把右手揩了揩，爲了使刀柄握在手掌內不滑。德國人攔住了他的道路，德國人妨礙了他到自己人處的路。

他一點聲音沒有地抬起身來，邁了幾步，又蹲下來。當哨兵走近他，又轉回身去時，莫賀納欣跳起來，像用鉗子一般，掐住他的脖頸，他禁不住掙扎，和德國人一同倒在污泥中了；手脚不肯鬆開。德國人嗥嗥吼着，掙扎着，掛在脖頸上的自動步槍妨礙了他。但是外套的領子又使莫賀納欣不能把瘦弱的和無力的德國人的脖頸掐得更緊。莫賀納欣自己也喘氣了，彷彿有人掐住了他的喉嚨。他用迅速的動作把哨兵的喉嚨鬆開了一下，用膝蓋頂在他的胸前，抽出刀子來，向他身上刺進去，使肋骨部格格響了。

但是在這短短的一瞬間，德國兵却用野蠻的，充滿了死的恐怖的聲調喊了一聲。

聽到了他的喊聲。附近地方有門響的聲音，一道光線閃過。莫賀納欣把德國人身上的自動步槍卸下來，手裡拿着刀，沿着大路奔跑。後面已經有了腳步聲，開始亂七八糟射擊了。

「這兒來！這兒來！」老頭子喊着，莫賀納欣便從路上轉向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的聲音處來，磕磕絆絆，向田地中跑去。

槍聲從後面傳來，無目標的子彈，像甲蟲一樣劃破子空氣。莫賀納欣回顧一下，看見堤岸上和房子附近有閃動的微光，這是德國人用手電筒給自己照道路。

老頭子和伊凡已經跑到了樹林子，這時堤岸上面有照明彈蜿蜒向天空昇去，把鬼火一般的綠光傾瀉到只有稀疏的灌木叢，堤岸和磨坊的空曠田野上。照明彈熄滅了，他們便迅速沿着樹林子走，穿過樹叢，傾聽着射擊聲。

「××××××××，老伯伯，把自動步槍也弄來啦，」伊凡興奮地說。他沒有想到一切能結束得如此快，如此幸運。「噢，可是我給你找了麻煩。」

「現在你走不出去了。」

「今天走不出去，明天可以走。德國人總是×××。」

「小夥子，無論如何在天亮前我們要趕回家去，」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驚慌地說。」

他顯然是被這件事情嚇壞了，一直向後返顧。他們迅速沿樹林子走，槍聲已經沉寂，甚麼也聽不見了，只聽見雨點打在樹林上的聲音。

他們趕到村莊的時候，天色已經黎明。他們剛一走進洗澡間，老太婆出現了。看來，她一夜沒有睡，等候着老頭子。

「德國人在堤岸上派了崗，他遺憾的說。」

「噢，葉菲木，他要給我們找倒楣啦。」

「今天我領着走另外一條路，」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勸解地說。

他們走了，莫賀納欣從木凳下面把烏黑的，沉重的自動步槍拉出來，親熱地向槍托上拍拍，數數彈套上的子彈。三十二發！他帶着這種武器覺得有力量多了。刀上全是血，莫賀納欣用泥土擦擦它，又用外套揩揩，用乾草打乾。他從口袋內掏出老太婆預備的乾糧，用好話祝福她，吃完以後，決定躺下去睡。「這一切的經過都很巧妙，」他想了想，笑了。

莫賀納欣環顧了一下，要想法把門弄弄好，找到了一根木棒，把它塞住小窗子，又把木桶斜着倚在木棒上，現在如果甚麼人要開窗子，一推木棒，它就會把木凳上的木桶翻下來。不會正趕上他是在睡夢中。

一陣疲憊的女人的呼喚聲把他驚醒了。他從地上一跳起來，跑到窗口去，但是從這兒只能看到小河，和被風吹得悉率響的樹林子。哭叫和人聲在村莊的上空還沒有安靜下去。這種哭叫聲彷彿用刀子刺着他的心。他拉開木棒，開開門，走到板門洞中去，把面孔貼在閤門縫上。街上的女人聲音還可以聽到，因為風是從村莊那方面刮過來的。他從門縫裡只能看到小房子的草頂和已經掘過的菜園，那兒堆着些洋山芋秧子，好像堆着一堆亂繩。後來傳過來長長的一排乾燥的自動步槍射擊聲，立刻便沉寂下去了。抖索使莫賀納欣的全身振動，他想冒險出去，不過又明白這種步驟是毫無用處的。

低矮的灰色天空張掛在村莊和菜園的上空，秋天的冷風吹着哨子穿過門縫，吹動了頭上的沾的乾草。僅僅能聽到，大概村中有人在禱告，好像是為死者祝福。甚麼也辨別不出。莫賀納欣始終坐在門洞中，傾聽着，也弄不明白——風在呼嘯呢，還是村中真有人為死人禱告。

黃昏時光，那個前一夜送他到洗澡間來的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在門洞中遇到他。

「我們走吧，小夥子，」他非常悲傷地說。

「你們那兒有甚麼事？」

「德國人弄出來的，×××」老頭子困難地說出。「我會告訴過你，要給德國的妓院×××××。這就是把她們送去慰勞和使德國兵……把

我們的女孩子當作××○」他說話很困難，他的聲調也斷續着。

「爲甚麼要給他們？不能奪回來嗎？」

「哎呀，小夥子，你怎樣來抵抗來復槍和自動步槍呢？收拾收拾吧。我們的路很遠呢。」

「應當和女主人告別過。」

「她正在給一個死去的女人洗身體。他們把達莉迦打死了，她是替女兒去的。丈夫不在家，等到從戰場回來，既不見女人，也不見女兒了。可是還有三個小孩子留下來呢，他們怎麼活下去呢？」

他們又上路了，繞過村莊，沿着柔軟的田間的道路走了半天。天空出現了星光，大熊星的斗形在頭上指示着他們向東方去的道路，那邊正和德國敵人進行着戰鬥。遠處忽然發生了喧鬧聲，他們轉過身來，躲藏在樹叢中。

低音的喧噪很快地向上昇着。幾架看不見的飛機在高空中轟轟響。它們的吼聲很平勻，但是很可怕。

「我們的飛機，我們的飛機去炸德國人了，」莫賀納欣激動地悄悄告訴老頭子。

他們抬起頭來，向星空望去，竭力想看到點飛機影子，聽着這種使心靈愉快的吼叫聲。不久轟響寂靜下去，後來他們便聽到遠方的爆炸聲，看見火光的上昇和蒼白色的霞光，彷彿月亮從地平線後面昇上來了。

「他們這是轟炸契哈赤伏，」老頭子肯定地說。「向德國人的火車站炸彈，據說，他們那兒火車很多。他們怎麼能找到道路，是看星光嗎，怎的？」

「老伯伯，他們有那種用具，甚至可以一直達到德國的京城。噫嚇，老人家，我們還要和德國人打下去呢，他們會被打得哭起來的。」

「呸，住聲……」

他聽到可疑的聲音。

「德國人來啦，」老頭子肯定地說。現在莫賀納欣也聽到鐵路的吱咯

聲，輪子的叫聲，以及……德國人的講話聲了。轎重車沿着寬闊的田路，向他們迎面走來。黑暗中已經有紙烟的火光在閃爍。

德國人夜間這樣放心地，在俄羅斯的土地上走，吸煙和談話，而他們却要像狼藏在灌木叢中一般躲起來，這種忿恨的心情填滿了莫賀納欣的心，他用有力量的手抓住老頭子的肘部，拉他到道路旁邊的一個土丘上去。

「臥倒，」他命令。

「你想幹甚麼，小夥子？」老頭子喊道。

「住聲，」伊凡尖聲說。「我們要放槍。現在把來復槍給你。依照我的命令射擊。」

「停停小夥子！」

「我一個人也要開槍的，我不能放德國人過去。」

轎重車已經離得很近。紙烟的火光緩緩地在黑暗中游動，顯然，一直向他們走來。莫賀納欣和老頭子並排臥倒，把用起來便利的自動步槍緊緊貼在肩上，暗暗數着德國人。他沒有看見，但是覺到，老頭子也緊抱着來復槍，注視着德國人的火光。「十個人……」莫賀納欣暗中數完，侃侃地和拖長聲音地說：

「開火……把槍機子一激。」

自動步槍的短短的射擊聲把他震聾了一霎。來復槍的射擊聲也在這時響了。莫賀納欣又放了短短一排子彈，來復槍又響了一聲。他看見紙烟的火光畫了一個圓弧形，他聽見兵士的驚慌喊叫，罵詈，命令聲，他向這些聲音打去，覺得好像整個的寬闊的平原上充滿了槍聲。

德國人還沒來得及還一槍，當自動步槍忽然乾燥地咯吱一聲時，於是莫賀納欣明白，彈夾內的子彈完了。他全身立起來，老頭子也立起來，他們向樹叢逃去，到這裡才有第一排子彈，像剃頭一樣，在他們頭頂上叫着飛過，他們彎着腰向前跑去。他們身後發生了些辨別不清的聲音：喧嚷聲並沒停下去，馬匹嘶叫，木頭爆裂。看來是有一匹馬驚了，掙脫了隊伍，沿田野奔馳，兵士跟在牠後面跑，叫。德國人開了一長排子彈，指示方向

的子彈扇子形地撒出去。

老頭子和莫賀納欣離開這種腔調的喧鬧聲和射擊的爆炸聲，越走越遠了。德國人並沒有下決心追他們。

「呸，小夥子，你太冒險了，」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

「打得很好。好漢子，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我們爲蘇維埃聯邦服務！下一次他們就不是這樣出來了。」

「你又要留在我們家啦。」

「女主人要吃掉我們倆了。」

二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坐在木凳上，眯縫着褐色的眼睛，黑色的大鬍子內含着莊嚴的笑容，講述：

「小夥子，夜間有這樣一回事。據說，德國人的輜重車走着，向那裡運送火酒，麥酒，麵粉，大麥，還有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他們非常放心地走，講述德國的故事，稱讚這兒的地方，說這兒住的人民又好，又和氣。可是這時向他們開槍了，向人，向馬匹開槍。把他們打啊打啊，德國人回擊了一整夜。等到天亮，德國人一看，四周已經一個人也沒有了——既沒有活的，也沒有死的。可是他們受傷的在呻吟，死的躺在那兒，馬匹都跑散了，車子壞了，麥酒流了一地，麵粉和鹽混合了。雖然不知道打傷了幾個和打死了幾個，可是套了三輛車才把他們拉走。」

「這是誰把他們打成這樣呢？」伊凡微笑着問。

「就是老百姓也這樣問啊：是誰？據說，曾看見有一個不小的隊伍開來，就這樣勇敢地向大隊輜重車襲擊一下。今天村中在慶祝，他們等候游擊隊來訪問呢。」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有五十多歲。莫賀納欣已經在洗澡間內住了三天，才頭一次當着光亮在近處看清主人。身材不很高大，瘦瘦的，他還是剛剛接近老境。黑色的大鬍子中，以及頭上幾乎連一根白毛都看不到。黑

暗的，一道斜縫的眼睛，它令人想到聰明的俄羅斯聖人的古畫像。可是很奇怪，他竟這樣任憑女主人支配家政，而且畧有些怕她。

「現在不用怕德國人了，」伊凡嘆口氣說。○「這兒的人沒有子彈了嗎？」

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沉思地搔了搔鬍子，向窗子望着，遲異地說：

「也許可以找到點子彈……」

「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莫賀納欣央告道。○「你能弄多少來就弄多少來。噯，我空身人能到甚麼地方去呢？」

「不知道，也許已經沒有了。因為有許多你們弟兄從村中過去了。只要有子彈的時候總給他們，從不拒絕。」

「能有的，你去討討看。」

「你真是個到楣的小夥子！還要遇到德國人——你再打嗎？」

「老伯伯，我要打的。我一個德國人都不放過去，」他很恨的說，甚至牙齒都咬響了。○「我和他們的賬可算不完。我們沒有叫他們和請他們到這兒來。」

「你的心很好，伊凡。」

「狠心。從前是善良的心，現在是狠心了。」

「看他，」娜塔麗亞說。○「給自己找到談話的朋友啦。」

乾瘦的女人，咬緊無血色的薄嘴唇，責難地用烏黑的眼睛來望着他們。

「我找啊，找啊，」她說。○「怎麼的，你沒有別的事情嗎？夜間走路，白天睡覺。他要幹甚麼，」她向伊凡一指，「你也應當把房子修修好了。」

「我修好了，」老頭子答應。

老太婆這樣明顯地使莫賀納欣難堪，他忽然想立起身來，拿起來復槍，走出去，不管前途有甚麼不幸在等候他。但是他沒有立起來，沒拿起來復槍，一動沒有動，只說：

「請再忍耐一夜。今天我就走。」

她簡直就沒有給他答覆。

「這都是我的不是，」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說。「是這樣一個不中用的嚮導。你可是白生他的氣，老媽媽。」

「你給我去修理房子，」她走到門口，又停下來，對莫賀納欣說。「你身上有氣味。把整個洗澡間都熏臭啦。脫下襯衫來，我去洗洗……到晚上會乾的。晚上我要生洗澡間的火爐，今天是禮拜六。」

老太婆出去了。莫賀納欣立起來，伸一下懶腰，拍拍闊肩膀，骨節咯吱咯吱響。

「應當走了。」他沉思地說。「住的太久了。」

「她說這話不是惡意。」

「反正總得要走。」

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走出去，很快便把自己久已不穿的褲子，籃襪衫，有鬚頭黑帶子拿了來。莫賀納欣換上新襯衣，等候黃昏的光臨。

這兩天工夫，他有點休息過來了，單獨的憤恨感覺不那末銳利了。可是他現在非常想趕快從這個村莊走出去，如果外面已經黃昏，他就已經上路了。他對於這個漆黑的老太婆生了敵意，因為她公然地率直地對他說出自己的不遜態度，明顯對於他的勾留不滿意，所以他再也不想見到她了。

戰爭在自己的，俄羅斯的土地上進行。每一座房子裡都歡迎戰士，到處都請他們住宿，女主人給他們烤點心，洗濯和縫補襯衣，生洗澡間的火。在這些戰爭的日子中，莫賀納欣特別感覺到人民對軍隊愛護的全部力量，他一向沒有想到過俄羅斯人民是甚麼，直到現在他才明白，為祖國而戰，這就是為俄羅斯人民的幸福。但是像這箇老太婆這樣招待莫賀納欣，他在任何地方還沒遇到過。她總是用自己的樣子，言語，敵視的眼瞋責難他。

黃昏時光，老太婆又在洗澡間出現了，一聲不響，也不看他，搬些木柴進來，生起爐子，向一隻大鍋子裡注滿水。她第一個洗澡，莫賀納欣這

時坐在門洞內。所有的人家這天晚上都生起了洗澡間，人聲聽着簡直就像在旁邊。伊凡很小心，很怕有人跑鄰居似的來張望一下。那樣伊凡對他說甚麼呢？

老太婆洗完，出去了。伊凡又走到屋內地上來；把熱水注進木桶去，先用洗澡布浸了浸，然後開始向自己身上澆水。熱氣使呼吸有些不便，澡布上的熱流順肩膀、胸部，脊背流下來。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來了，兩個人一同蒸發得癱軟了，向門洞中跑出了幾次，又用冷水澆身體。莫賀納欣從來還沒有感到過這天洗澡這樣舒服過。

「娜塔麗亞喊你到屋子裡去，」當他們已經穿起衣服時，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

莫賀納欣訝異一下，但是沒有拒絕。天色已經黑暗，你往那兒去呢，在洗了這樣的浴之後，休息是最誘惑人的事。

小房子的窗子都用羊皮襖和粗布遮着。桌上擺着一盞冒烟的小油燈。老太婆的臉顯着奇怪的光采。

「您現在往那兒去呢，」她很慈愛地說。「和我們一同吃晚飯，今天就宿在屋子裡吧。」

這種意想不到的善意使伊凡吃了一驚。「她也並不怎樣兇狠啊，」他夜間躺在柔軟的被褥上想，傾聽着老頭子的平勻的巨大的鼾聲。在陌生的房子中過這樣平和的夜，這兒蒸發着麵包，乾草的氣味，蟋蟀唧唧叫，老鼠在地板下面嚙咬，院子裡有母牛大聲喘氣，這都是親切的和可愛的聲音，使他幾乎要哭出來了，回憶着這一個月以來的艱苦和不幸，回憶着自己的安頓在烏拉爾紅石村中的親愛的和遼遠的家庭。「如果不是戰爭的話，日子過得多好，」他想。但是他並沒有想到要回家去。伊凡·莫賀納欣這一夜並沒有想到和平，而是想的戰爭。

白天，老太婆出去之後，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狡猾地笑着，從口袋內掏出一捧來復槍子彈。

「够用嗎，小夥子？」